

## 人群迷宮

嘶地一聲門縫裂張，你走下擁擠的車廂，和身邊的人群一塊離開，但你明白這並不是真正的出口。

陌生的人流趕完成寶貴的時間意義，月台上站定不動的你像多餘的銅像，在擁擠和快速中想要保持靜止是件詭異的事，不過不用擔心或害臊，沒有人會注意你，因為他們都還有自己更重要的任務。你還是動了，身體腳跟推來擠去，明知他們沒有惡意，仍皺起眉頭，在這個開放的地下城、爲了召喚流動而建造的迷宮裡，想要保持靜止，不只詭異還很困難。

外界明顯的騷動，讓試圖暫停的你繼續向前，同時也感覺到身體內部，有一些甚麼正朝別的方向不斷不斷陷落。是甚麼？那是甚麼？別在意，從這裡移動到那裡，表象的成分大過實際，你的處境始終沒有改變。你竭盡心神想維持專注，卻沒有辦法，微細的換氣聲響都聽清清楚楚，列車出入站的警示音、手扶梯運轉聲、沒頭沒尾的談話，像在你腦殼塞入幾百臺對不上頻道的收音機，無法選擇亦無法過濾，嗡嗡雜訊不斷，嗡嗡，那彷彿摩斯電碼般隱有亟待解開的秘密，你沉思然而那秘密從不屬於你。

稍縱即逝的髮香是和妻用同樣一個牌子，魯莽的男孩把你撞個滿懷也沒說句抱歉，你覺得現在社會變真多，越來越多人和你錯身而過，彼此肩線曾經緊湊如斯靠近，下一秒卻再難產生交集，在無間隙的碰撞和距離中，沒有誰因此和另一個人發生關係，你和他和她都只是永恆性的路人，和送行者。

莫名一陣暈眩，可能是外界的雜音雜訊攫住了你，亦或是血管深處的震顫動搖了你，忽然驚覺這深如巨艦艙底的地下城市，放眼所及都是不可思議的乾淨色調，包括你的畢挺西裝，人不過是空間被剝離出的小片虛無團塊，眼前一切都那麼岌岌可危，並不比逝者更存在。下一班乘客又淹過來，無視你一波一波前仆後繼過去了，你莫名想模仿蜜蜂跳起八字舞在大眾面前，那真引人注目呢，爲遏抑這荒謬的舉動，你索性攤坐在方格磚上。對面長長的壁鏡，和你靠的金屬扶手平行向無窮遠方，人來人去，偶有朝你或你的倒影看，可惜一晃眼就忘記你的存在。

八點鐘，你看看腕上交往戴到現在妻送的精工錶，已經八點鐘了，快走吧，現在的你應該要在講桌前坐好督導早課，過去幾千個日子，這時候你都已經在學校裡了。走吧，你不該這個時候還如此狼狽地坐在捷運站的地板上。

盯著錶，遲到這有違師教的行爲，讓你覺得自己像只驟然斷線的木偶，一無可爲。六點半起床，刷牙洗臉，替自己和熟睡的妻煎蛋、烤吐司，七點前出門，爲健康、節能減碳不搭電梯，走下六樓公寓，社區拱型大門對面有一飯糰攤車，你從未買過但歐巴桑每次都對著你笑呀笑，走一小段路後右轉再兩個街口，七點十分抵達最近的捷運站，七點二十幾看見學校大門，任導師要監督早自習，教室牆上的七點半你莫曾敢忘。

就像一部結構精細的儀器那般，所有時程都是不能鬆脫的齒輪。這和讀書的道理相同，要有良好的規律和習慣，一天該算幾道習題就要把它寫完，你總這麼督促學生。公事包傳來手機的三連音，八點十九，是班長謝明翰打來，他段考成績總維持在全班前五名，檢討考卷時很認真抄筆記，作業總是按時繳交，人緣也不錯，你對他的印象就這樣多了。啊還有他是個瘦瘦的男孩，白白淨淨的。

對啊是個瘦瘦的男孩，想起來了嗎。七點五分，你拎著公事包在馬路旁等紅

燈，背脊直挺挺的，身邊那善意的眼光，是個瘦瘦的男孩，白白淨淨的，穿著某明星高中男校制服。看見我了嗎，和賣飯糰的歐巴桑一樣對著每個人微笑的我。

紅燈停，綠燈行，僵直不動的紅人變成原地踏步的綠人，你點頭回禮，旋即轉身，提公事包的手如槳划破水面，沒跟上你的我，干你甚麼事呢，你繼續走，划到對岸，原地踏步的綠人又換回僵直不動的紅人，人流來去，車水復往。

換曹主任打來了，平常這種差應該是張組長幹的，大概忙吧。不，張組長老早離職了，現在換楊組長。妻也打來了，毫無意義的三連音約好似連綿不斷，當上中學教師後，十多年來換過三四種型號的手機，你始終堅持三連音，妻和幾個學生同事都想過幫你換個流行點的鈴聲，你總笑笑，用這麼多年也都習慣了，現在卻覺得很吵很煩，嗡嗡嗡，叭叭叭。

叭叭叭，喇叭聲後是嘎啞啞的爆鳴聲，你轉過頭，適才身邊的男孩騰空放身旋轉，逆著光像海洋公園裡跳圈子的海豚，妻還是女友時，說想看你帶她去了，你又想起在女子跳水比賽轉播見過，皮膚霜白的選手穿顏色鮮艷的高衩泳裝，自預備板雙手高舉躍下，像捲旋落的彩帶弧度漂亮，翻騰、轉體一周一周再一周，還來不及數破記錄否，碰，少年著地了，但沒有激起水花和掌聲。

你以為這是部黑白默片，男孩扎扎实實摔下來，柏油路面彷彿瞬間被鑿出一口噴泉，不斷溢出的血，濕透每個觀眾的時間。城市的秩序剎那間像個破碎的花瓶，四散遍地。有點遠，你看不清男孩的表情，碗狀的口，代表極樂、極悲還極狂的弧度呢，肯定是痛到極點，柔軟的頭骨撞上堅硬的都市，不知道還斷了幾根肋。還好不是你。你鬆口氣，注意到圍觀的人都和你有張十分相似的臉龐，驚慌裡藏著安心。

僵直不動的紅人變成原地踏步的綠人，可是路上沒有一個人走，也沒有一台車子動，所有的時間都在原地踏步，包括男孩自己，只剩某種流體漫散包覆眼前種種。你竟然忘了我的長相，不過幾分鐘前啊，我的笑是臨死的迴光嗎？我在想甚麼？這跟你沒關係吧，別在乎我，時間已經不早了，要遲到了，趕快走吧。

（如果換了時間跟地點，被這些幸災樂禍的傢伙圍觀的會不會是我呢？）

會吧，甚麼時候甚麼事情會發生在甚麼人身上不過是機率問題，有人中樂透有人被雷劈有人被流彈打到，一點都不值得奇怪，你是教數學的應該明白。人的死是最稀鬆平常的事，就和幾千個日子以來自妻側移動到學校講桌前一樣，是最平常不過的事，大家都知道。

灰色流線的捷運站，天空藍得要滴出水，大清早散束的陽光，甚至未來，都顯得抽象。隔一條街你還好好活著，卻沒有任何解脫的感覺，對一個年輕生命就這樣死在眼前，你絲毫不覺得訝異，對這樣的自己，你感到非常寂寞，寂寞。

沒人在看你，別擔心，左前方中性打扮的男孩，只是在整理髮型。我沒有在糾纏你，這城市有太多悲傷的複製人。怕甚麼，你不是不相信鬼嗎。記得嗎？妻還不是你妻時，在靜如深海的電影院，你伸出手揉捏她的胸脯（你幾幾乎乎想不起來那觸感、形狀、溫熱與否了），就她耳邊吹氣說，這世界上是沒有鬼的，只有色鬼。你的妻已經打了二三十通未接來電，她最應該擔心呢。

（妳在擔心我嗎，妳擔心的表情是甚麼樣子呢。）

我也不知道，你該自己回家看一看。那個還有十多年房貸要繳的家、有妻的家，那個鋪著柚木地板的房間，通通佈置好了，天啊你阿爸阿母當初有多想抱一個孫子，你們倆有多想撫育自己的愛情結晶，只要一個就好。試管嬰兒試過好多

次，結果誰也不開心。

妻坐在梳妝台前吹頭髮，你小小聲，我們再試最後一次吧，再一次就好。吹風機轟轟轟，她大概沒聽清楚。算了，這樣也好，起碼有提，沒有對不起阿爸阿母。吹風機突然啪一聲摔落地，她站起來對你吼，你們家到底把我當成甚麼，我許君萍不是生小孩的工具，你們知道躺在手術台上雙腿被扒開是甚麼感覺嗎，你他媽只要躲在廁所打手槍就好，你們他媽懂個屁啊。

你告訴她，你跟你爸媽從來沒有這樣看她，真的。你說，我知道妳累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不要也沒關係，真的。她開始罵你爸、罵你媽、罵你兩個姐姐，甚至你仁德老家的厝邊都莫名其妙一起給罵進去了。你知道這是氣話、別計較，可是好奇怪，阿母阿姐都怨你太靠北投妻家那邊，胳膊向外彎。

你以前看阿母燒一大桌團圓飯好辛苦，不想妻也這麼勞累，每年都帶一家子去台南大飯店吃合菜。你記得阿母興奮地像小學生遠足，被阿爸笑沒看過世面，但你知道阿爸也是第一次來。多年後阿母卻怪你，娶一個不會生、不煮飯的媳婦是有啥路用。

妻哭得眼睛鼻子都掉下來，你想該不該學電影演的深深將她擁入懷中、捧起淚臉，安慰她，沒事了、沒事了。結果沒有，愛不只需要浪漫。（從你們協議好作試管嬰兒開始，不知為何，你們就再沒有甜美地做過愛了）你以為妻會像年輕時轟轟烈烈奪門而出，等你追她回來，嚴重點就回娘家或某個單身姐妹淘那躲幾天。結果沒有，她走進浴間抹一把臉，關燈，背過身就睡了。

沒有事情發生反倒是最可怕的事情。你知道妻從此不再是你原來的妻，於是你也被迫不再是原來的你，好不公平，所以你努力維持過往的秩序，試著強迫你們倆矯正回去。尚不在乎孩子的新婚時，你們不過得很開心嗎，夜夜笙歌，變換各種體位、說不膩的淫蕩話，你和妻的喘息聲到夜半三更仍未停歇，隔天照常去教課，沒收小鬼頭的色情書刊。那時候捷運還未完全開通，公車站牌斑駁掉漆，一路晃呀晃要二三十分鐘，足以打個小盹。

終於有一天，你突然發現已經沒辦法阻止自己，視線難以自來請教問題的女學生微微隆起的制服上移開了。當從她們襟釦縫隙窺見胸罩顏色、甚至微露的球型、一點粉紅蓓蕾，你會覺得眼角乾乾的，想起你會大費周章褪下妻小小件的內衣內褲，瞬間有如神祇降臨房間充滿光明，妻顫巍巍屏住氣息，你滿身是汗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，埋著頭越發不知如何是好，卻聽見妻突然噗哧一笑，手伸向下方，開始慢慢引導滿臉通紅的你。

臉紅是只有年輕人會的能力。你想起張組長的話，老了就是你越來越難去看自己，也越來越難去看其他人，因為也沒甚麼人會好好看你了。

（原來真的沒有人在看我啊。）

黑板涼涼的，粉筆的觸感沙沙澀澀（這麼多年你仍然不習慣），你劃出兩條垂直的白色，像教堂尖端的十字架。然後開始標座標。楊若琳在三之七，林容安在二之二，四之三是黃筠真，五之一是陳家瑩，你熟記每個孩子的位置，想不起來你自己的。沒有人在看你，她們都只在背後議論你是個變態，是色眯眯的糟老頭，五十未滿就滿頭華髮。說你無聊、枯燥、不關心學生，不像隔壁班導師蔡英明年輕、愛搞笑、老提他兒子有多天兵。

（妳們懂甚麼，妳們懂個屁啊！）

她們太年輕了，不知道同一個笑話說太多遍會讓人想哭。她們太年輕了，沒

有看見你大學拚死拚活算微積分、複變數函數、向量分析，現在只能當個用不到三角函數的國中老師。研究所落榜、近兩年無意義的兵，因為緊張口吃，每每在面試被刷掉，當好一陣子流浪教師，如果不是有愛你的妻，你根本覺得自己是個沒人要的廢物。你從來沒有告訴過誰，你是爲了妻所以當老師的，只是爲了妻。

你搜尋通訊錄，找到張組長春臺的電話。

（啣、啣、啣……）

（喂、喂……）

大你近一輪的張組長和你同時來這所國中，幾年前他因爲性騷擾疑雲辭職時（不可思議那年你竟然被提名爲台北市優良教師），你們偕靠三樓走廊的金屬欄杆，面對口字型校園的封閉中庭，光影橫斜，下面幾個學生拿著掃具打鬧，不時爆出女孩子的尖銳笑聲。

他說，我老婆女兒都搬走了，我身邊一個人都沒有。不過我不是因爲寂寞才碰她的，我只是老了，老到幻想如果能和她在一起，我就會變年輕。你不覺得奇怪嗎？每年畢業典禮他們到底在哭甚麼勁啊，哼，走的是他們，被遺棄的人是我們不是嗎？一年一年看他們來、看他們去，永遠都這麼年輕，只有我們跟著學校不停地變老，這裡他媽的簡直就是座無間地獄。

（喂，是妳嗎？我……對不起……）

（妻插播。）

（張組長掛掉了。）

螢幕一亮一閃，三連音和無機質的背景聲融合恰到好處。你將手機慢慢靠近唇邊，你好想吻她、抱她、摸摸她的頭髮，好想好想告訴她，這麼多年，你在她身邊、在所有人身邊，你一個人是怎麼過過來的。

（手機沒電了。）

你絕望地抬起頭，發現某個年輕女孩正看著你，就只看著你。

## §

（是他嗎？是他吧，這裡還有誰？）

妳推高鼻梁上明星愛戴的大墨鏡，確保目光不會外漏被察覺，快速掃過壁鏡，自妳所在位置到過道盡頭的服務台，除妳和眼前這位坐在地上的中年男子，沒有別人。

妳面對鏡子假裝整理那件酒紅色玫瑰領毛呢長大衣，在流光刷白的鏡底，亂髮灰服的男子簡直頹廢到極點，盯著手機的模樣著實像在等人，卻並不真的在期望來者的眼神，非常符合妳的約會對象。

手機顯示，一點零三分，很好，他沒遲到，妳沒遲到，這裡也沒別人，除他還會是誰。妳手插口袋取暖，修長的深藍色 Diesel 緊身牛仔褲，蹬著素黑絨面高跟鞋向後退。登登登，是他手機，妳嚇一跳，像夜行被人偷襲。這時候誰還會打來？是想阻止他嗎？妳偷瞄一眼男子的無動於衷，覺得肯定沒錯。當初爲無聊的堅持沒有交換電話（妳討厭電話，喜歡的人都不來電，而妳總要接聽那些不想接聽的），現在變得有點麻煩，不過再麻煩也麻煩不了多久。

妳刻意一個轉身，衣擺飄忽如草蓬，將豹紋框圓形太陽眼鏡折入口袋，現出鼻梁懸直的鵝蛋臉，他仍然毫無反應。這下子妳反倒有點遲疑，男生不都是應該

主動的嗎？長期被追求者奉為公主的妳，早已經習慣無微不至的呵護，總覺得女生主動太沒矜持，可這時候計較甚麼主動不主動，妳抿唇，三吋半高的鞋跟喀喀作響。

人群慢慢靠近，是正要出站的乘客，妳猜想會不會其實在裡面，遲到幾分也沒甚麼，決定再等等。人群中妳高挑的身材像極美神維納斯，妳細細觀察來者，一對打扮時尚的情侶，女方的米色雙排扣風衣配草綠碎花短裙、藍絲襪、焦糖色翼紋牛津鞋，簡直是從 ELLE 雜誌走出來的，頭髮花白的阿婆手提印有玉山銀行贈的購物袋，背磚褐色基本款 Jansport 包的黑框眼鏡青年對每個人傻笑，還有位脖子掛著 NikonD90 相機的落腮鬍男。

最後只有落腮鬍男停步，對妳從頭到腳打量，短短幾秒就讓妳有如安眠藥無效的長夜一般想死，心臟撲通撲通亂跳，是他吧，是他吧，妳很緊張可是知道沒有甚麼值得期待。結果卻是搭訕妳要不要接外拍模特兒的，妳懶得答腔，白他兩眼，重新戴上蒼蠅般大墨鏡當成面具。

陸續還有人進進出出，過道內時擠時疏，像是背景，隨時要將你們吞噬。妳好困惑，妳多麼需要有人相陪時，整顆星球像惡靈古堡大滅絕後都是空城，然而當妳鼓起勇氣走入市區，卻好希望能有臺推土機，將他們通通輾倒。幻想他們變成被迫微笑的樂高小人一個個四肢僵硬躺在地上，沒有妳去拉，他們就站不起來，妳有種悲傷的滿足。

妳繼續痴望地上的中年男子，想起電腦螢幕裡另一個時空介面，那讓妳蓄積力量的所在。我多麼想保護妳，不讓妳受傷，妳也想安慰纖細的我啊。（妳的暱稱是清明夢）看著螢幕上我的新細明體，妳能聽懂我只對妳溫柔的口氣嗎？（我則是維吉妮亞）妳送出的每一個字，也都包含妳悠遠的嘆息。是他吧？妳該清楚維吉妮亞的談吐太美，像個青春陣痛的抑鬱少年，不該是眼前這個看來飽經滄桑的中年男子。

妳的手隔著大衣按在胸口，心臟是一只強力幫浦，每撲通一下就從妳體內抽打出一點溫暖一點力氣一點自我，妳越來越空，越來越像個充氣娃娃，妳疲倦得貼上背後洞見的鏡，單調的景觀裡，玫瑰領的酒紅色大衣像一抹血。

無數個闔上眼睛卻睡不著覺的夜晚，只有發光的電腦螢幕讓妳對生命還存有一點點希望，遊戲中沒有盡頭的地下迷宮，就是這座捷運站、這座城市。妳殺死一個又一個怪物，殺死那些拋棄妳的前男友們，殺死說要娶妳卻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的老頭張春臺，殺死笑妳裙子短得像站壁流鶯的教官，殺死退學後揚言和妳斷絕關係的中校爸爸，殺死電話裡哭著要妳回家、不然死給妳看的媽媽（妳哭嚷，去死啊，去死啊，通過去死一死好了），殺死不斷掰理由扣妳薪水的人渣老闆，殺死一天到晚跟妳催這催那的小氣房東，殺死夜店裡手來腳去的豬哥洋扁，殺死在背後指指點點罵妳是破麻的醜八婆，殺死一個又一個人，在沒有盡頭的地下迷宮繞來繞去，面對自己的時候，無從來去的時候，繞啊繞的，殺死一個又一個怪物。這時妳遇見了我，維吉妮亞。在虛幻世界裡，妳選擇外表粗獷的男人專攻戰士，我幻化美麗的女妖精職業是法師，當各種魔魅的攻擊在妳身上濺出一道道傷痕，我便施法為妳治療，綠的藍的黃的各色光陣升起，現實世界的妳可曾真的被慰藉？

傳說在最深最底的第一百層迷宮，封印著會吞噬所有存在的混沌魔王，殺死祂就能獲取力量強大的祕寶，並且找到傳送點離開這個只進不出的鬼地方。妳望

著過道盡頭喀擦收起、喀擦打開的藍色閘口，只要刷卡逼一聲，步上自動傳送的手扶梯，甚麼都不用做，就可以擺脫灰色的天花板灰色的牆該死的幾何迷宮，回到陽光普照的地面。

（我們不要去好嗎？）

站在迷宮第九十九層的藍色大門前，妳覺得和九十八層九十七層都沒差，怪物沒完沒了，殺死了又活過來，活過來又被妳殺死，劈哩啪啦補血藥魔法靈丹像槍退彈殼般一瓶一瓶落下，沒有一瓶能充實日漸稀薄的妳。

（爲什麼？）

一起深入地獄的最底層，一起解開大大小小的任務，一起殺死每個面目可憎的敵人怪物，我還是沒有辦法爲妳帶來任何救贖。昏暗的套房裡面，只有燻死人的菸味、絢麗的聲光效果、節奏迴旋反覆的遊戲音樂，那是道恰可容身的時空隙縫，通向一座夢幻迷宮，將生命的光度調整得幽微而迷人。

（我是女的，其實我是個女人。）

螢幕中的妳揮舞大斧，按照程式設定，甩動線條僵硬的肌肉。

（是喔，其實我也是個男的，這有甚麼關係嗎？）

原來說再多騙話虛構人物都不會臉紅，和現實生活一模一樣。厚重的藍色大門緊閉，妳看不見第一百層迷宮是甚麼樣子，中年男子還是呆坐地上不動，妳揪著口袋裡剩沒幾根的乾癟 Salem 菸盒，想起公共場所禁止吸菸。菸害防制法屢趨嚴苛後妳只能窩在房裡或躲到頂樓天臺，得以瑟縮的空間越來越少，生命中能愛者越來越少，追憶的逝水年華越來越少，人生的一切一切都和迷宮相反，只出不入。他們說，不要亂丟菸蒂、不要自暴自棄，可是爲什麼他們可以輕易將妳放逐。

（殺死魔王，回到地面，外面還有更多更強的怪物等著去打倒，我累了，我們留在這裡好不好。天亮了，我好想吃東西。）

自從樓下的網咖也禁止抽菸後，妳就沒再進去過，雖然長得像彭于晏的店員每次都請喝飲料大概想把妳（其實也只是想上妳吧）。如果現在有店員服務該多好，妳很累但就是睡不著，餓壞結果沒有起身的意願，泡碗麵還要走到門外每層樓一臺的飲水機，房東真不爲妳著想。已經五點鐘了，喳喳喳，外面的鳥好吵，吱吱吱。

（其實我很喜歡深夜裡和妳一起並肩作戰的感覺，好像無論發生甚麼事情，無論這世界多讓人沮喪，都會有人和我站在同一陣線。如果妳累了、不願意再走了，也沒有關係，我還是會陪妳，一直一直陪著妳。）

維吉妮亞彷彿能穿出網路世界，伸手摘下妳嘴角的菸、滋潤妳乾裂的唇。妳偏偏不該在那時候告訴我他的事情，在 LUXY 夜店搭訕妳的某個男人，最後一次抽離妳身體時，他說妳真是讓人一點感覺也沒有，從那次以後妳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。妳仍記得他渾圓的肌肉、進入妳的飽足感、拔出後的空虛、各種高難度的性愛姿勢、從他額頭滴入妳眼中的汗水，這些全都如臨目前，可是現在妳卻想不起來他的臉，他一定也是。抽菸喝酒熬夜讓妳記憶力變差許多。

（我不知道要怎麼繼續下去，不管在這裡還是現實生活中，我都沒有辦法說服自己這樣下去是有希望的，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自己和那些殘局，我好想死，我真的不想再這樣活下去了。）

百葉窗上縷縷晨光透進屋內，空氣中浮塵亂旋，地板上散落開封、沒開封的卡其色紙箱，三三兩兩幾乎沒整理。搬離宿舍當晚，同系兩個室友只顧玩臉書，

爸爸媽媽也沒有來幫忙，平時搶著約妳的學長們通通放鴿子，妳獨自騎著 CUXI 往返四五趟，大包小包空降這個房間，到現在妳還是懶得管。

（不管妳作甚麼決定，我都會陪妳，真的。）

妳縮入仿皮的黑色軟椅，頹喪的中年男子繼續坐在地板上，深藍雕花鍛鐵大門矗立眼前，火炬一把一把忽明忽滅，捷運站內部通體透亮半點鬼影也沒有，妳覺得好錯亂。

那些情景忽然都遙遠了，當妳召喚流動、召喚我，一切未來終將成為過去，妳和他就要一起去死，一起離開這繞不出去的鬼地方，離開不可逆來的從頭，離開充滿離散的憂傷寓所，離開我們都清楚知道卻又力圖遺忘的，妳就像隻大王烏賊將銳利的愛刺進獵物體內，美艷的女妖精、溫柔的維吉妮亞，妳將拖著他、他將纏著妳墜入沒有人能測知的深海，一切將沒有故事的離開，離開的姿勢都是背影。

他在想些甚麼呢？為什麼這樣一個該有點社會地位的男人看來竟會如斯絕望？是甚麼讓他能夠維持一顆青春般敏感易碎的心？是甚麼把他西裝筆挺的前途逼入這個妳欲出而不可解的迷宮之中？他為什麼要放棄四十歲男人可能有的事業，和妳虛惘的雙十年華一起徒然放手決意赴死？妳細細端詳他破舊的公事包、落伍的手機跟毫無旋律可言的鈴聲，霜髮參差，剛毅的下顎，壑深的法令紋，試著拼貼屬於他的故事，屬於他將和妳一起墜入死亡從此有了盡頭的故事。

他在等妳，他正在等妳決斷妳和他的故事，他在等妳，妳那兩片深茶色眼鏡像幻燈投影，將各種自以為是投射在他身上，相愛多年的妻莫名自死，一路拉拔長大的兒竟非己出，出生入死的哥們詐走他半生事業，亂灑狗血的劇情在妳望著他的目光中發生，可惜妳太年輕、人生經驗太單薄，他不可能被妳曉得。

看著他不復光滑的臉，昔日富有彈性的皮膚早已鬆垮，妳哀傷而憐惜地想摸摸他，妳猜他少時一定也有張納西瑟斯的漂亮，啊都是該死的時間，妳哀傷而憐惜地想親吻他，穿透他佈滿細紋的額頭，去喚醒他應無瑕疵的青春過往。

妳很慶幸有這副墨鏡，遮掩積滿水花的大眼睛。是那麼讓人哀惜，他四十歲可能有過的，跟妳二十歲業已失去的。可惜四十和二十在命運面前一樣卑微，或長或短或喜或悲都是一輩子，過去的、過不去的通通過去了，現在還是現在，不要因此哭花妳的脆弱好嗎？妳不能為別人的聊賴作決，別人也不能為妳的寂寞負責，我也不能，這是身為旁觀者喃喃自語的無能為力。在這顆佈滿流動隨將離散的地球上，妳和他和我，都是永恆性的路人和送行者，別離往事，平行當下。

妳把浮誇的太陽眼鏡重新收好，男人扭一扭頸子，似乎終察覺到了妳將目光對上，他的虛無和妳的空惘，就好像插座和插頭的關係得接上去才會產生意義。幽黑的眼珠，想告訴妳甚麼呢？我愛妳。我要妳好好活下去，只要妳好好活著，這樣就夠了。我愛妳。時間一下子變不重要了，捷運站的人工光源天啓式地降臨妳、降臨他，妳看見沉重的藍色大門正準備在妳面前敞開未來。我也愛你。妳差點衝口而出，可是喉嚨很澀很緊。

僅存的謎之聲是報導車班的廣播，嗡嗡嗡，叭叭叭，喳喳喳，國語臺語客語英語輪流放送，人潮擠兌的時刻又要來了，樓梯口盡頭巨大的陰影湧現，妳和他之間插入好幾個學生、上班族，趕回家趕約會趕倒數計時的大眾，通通擠身狹窄的過道內，如人生無法解釋無法迴避的荒蕪席捲我們，中間是一整個時代正在通過，他看不見妳，妳找不到他，正如你們都未曾發現我，每個人都沉淪而自溺不

拔，流動已被召喚、離散正將發生，在這個我們大家都活著的星球上，在這個美麗而哀愁我們大家都愛的星球上。

妳決定要走了，妳決定離開了。妳要回去推倒充滿隱喻的藍色大門，殺死被封印著能夠吞噬所有存在的混沌魔王，妳要帶維吉妮亞一起逃出無夢無想的一百層迷宮，回到陽光普照的地上，和妳一起生活一起面對現實，告訴他，妳愛他，在所有虛惘終將成真的以後，妳仍將愛他。